

# 雷雯诗文集

LEIWENSHIWENJI

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# 雷雯诗文集



雷 雯

# 雷雯诗文集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雯诗文集 / 雷雯著. —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 2

ISBN7-5317-1648-8

I. 雷. II. 雷...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09850号

## 雷 雯 诗 文 集

---

作 者 / 雷 雯

责任编辑 / 宋玉成 刘 薇

特约编辑 / 李文熹

封面设计 / 董 哲

封面速写 / 张 济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[bfwy@bfwy.com](mailto:bfwy@bfwy.com)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武汉市委印刷厂

开 本 / 880X1230 1/32

印 张 / 25. 625

字 数 / 650千

版 次 / 2005年7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50元

书 号 / ISBN7-5317-1648-8 / I. 1562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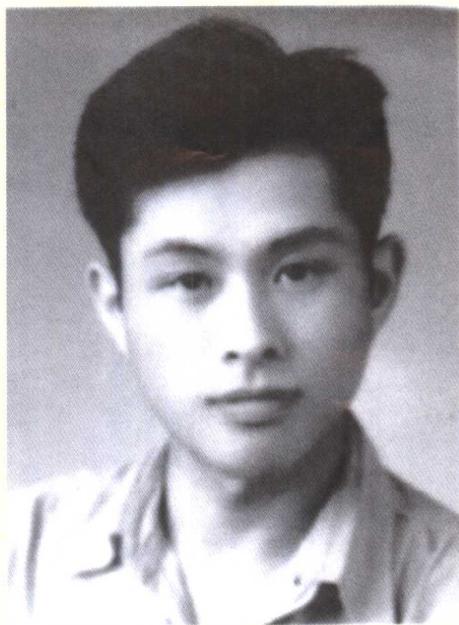


雷 雯 (1927~200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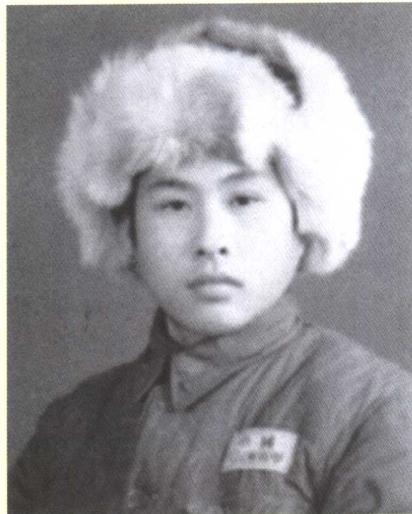
1927年12月1日出生于湖北黄冈。1947年省二高毕业后进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西画专业。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。1954年转业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著有新诗集《牛车》、《雁》、《萤》、《春天在等着我》、《银河集》、《烟雨集》；旧体诗词集《心远斋诗草》；散文随笔《心远斋杂抄》以及回忆录《往事非烟》等。



1947年春在黄州赤壁



1952年在沈阳



1950年冬在齐齐哈尔



1953年在沈阳



1957年在哈尔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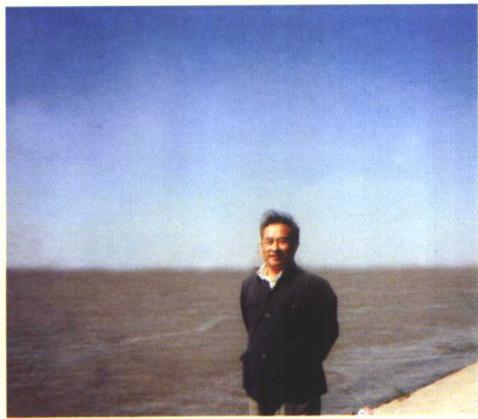
1956年在哈尔滨



1964年秋在武昌黄鹤矶



1955年在哈尔滨



1982年在北戴河



1987年在武汉



1990年在武昌



1999年冬在哈尔滨



2001年在哈尔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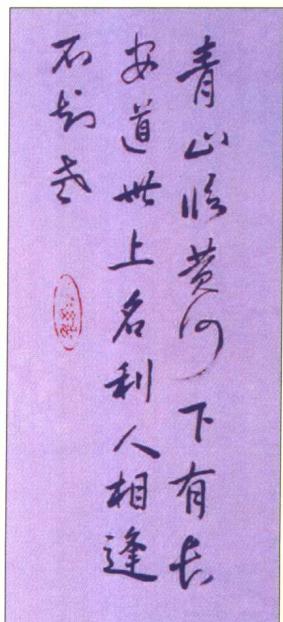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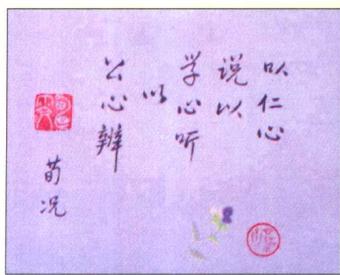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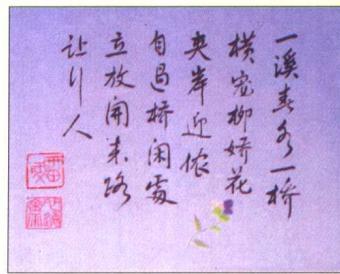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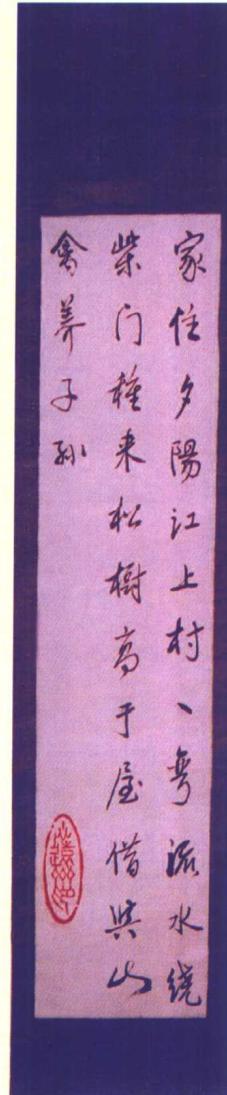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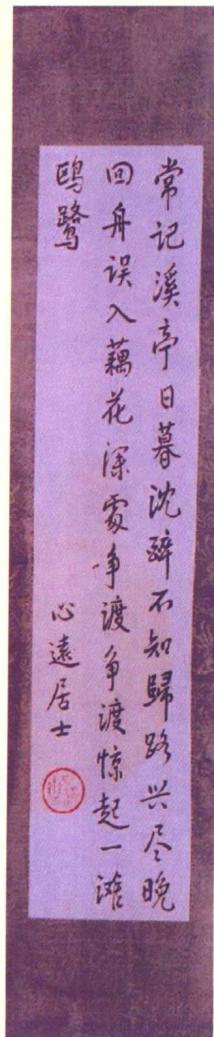
花间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 
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遲時同支歡聲漫  
多情游相期邈雲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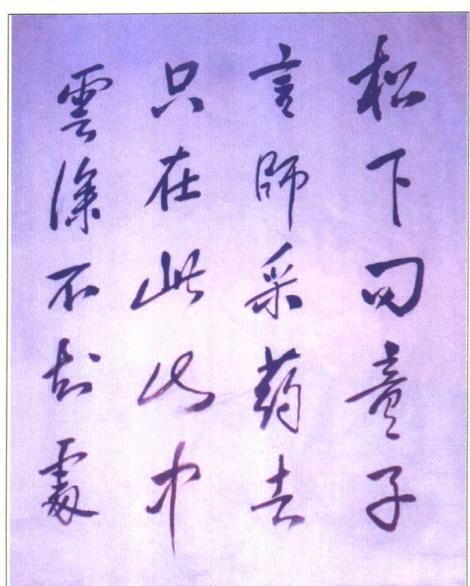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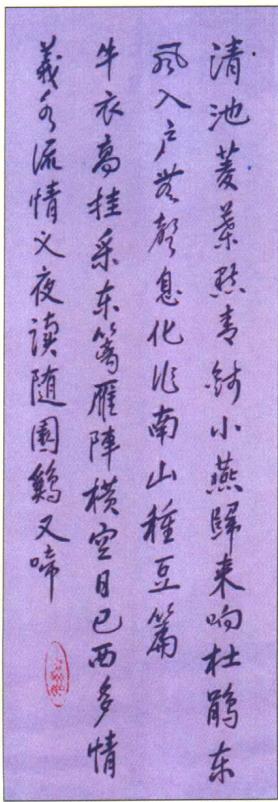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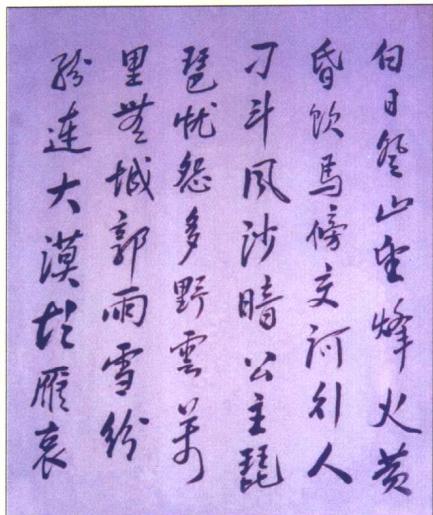
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



雷雯书法绘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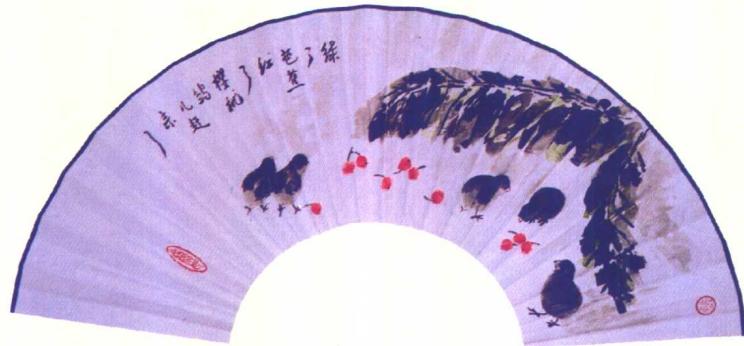


雷雯书法



雷雯书法绘画

雷 霏 扇 面 书 画



# 序

姜 弘

雷雯诗文集即将出版，书前需有一篇序文。最适合于写这篇序文的应该是著名左翼作家楼适夷，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关怀着雷雯，对他了解最深，楼老的夫人黄炜女士曾说雷雯是“我们家的真正朋友”，“可以无话不谈”。可是，楼老已经去世，在雷雯七弟的要求下，由我来写几段文字，忝列卷首以为序。

这里收集的是雷雯生前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全部作品，有新诗和旧体诗词，有散文和文艺短论，还有一段回忆录。雷雯原名李文俊，湖北黄冈人，生于1927年。因为家庭环境关系，他从小就喜爱文学，很早就和兄弟及亲友中有同好者一起学写旧体诗词，中学阶段转而写新诗并在报纸上发表，1947年进入武昌艺专学绘画。1950年参军后，在楼适夷领导下工作，并结识了七月派诗人牛汉。1952年雷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牛车》。1954年底雷雯转业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不久，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，他受到了牵连，以致坎坷流离二十馀年，直到1979年，才获得平反并重返文坛。此后的二十年，就是一般所说的“知天命”到“古稀”的暮年阶段，可是在雷雯这里，却成为重新燃烧的第二度青春。他把积蓄了二十多年热情才智，全部献给了诗——诗歌编辑和诗歌创作。在这里，“献给”一词可不是套话，而是实指。像二十多年前一样，他把编辑和培养新人的工作放在首位，看作本职工作和首要任务。他自己写诗，是出于情不可遏，出于对诗的热爱和追求，而不是想借诗以扬名谋利。这本诗文集一共收新、旧体诗两千五百馀首，其中未发表过的一千七百馀首，远超过已发表的。一百多首旧体诗词全都没有发表过。这些诗全都工整地誊写在本子上，他从未说过要发表或出版的话，就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也没有作任何交代。由此可见，对于雷

雯来说，写诗，重在写——追求、探索、抒发、创造，而不在此外的其他目的，如马克思所说，“诗一旦变为诗人的手段，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。”——由此可见，雷雯正是胡风所说的那种“真正的诗人”。

雷雯与胡风毫无关系，他受牵连纯系无妄之灾，因为他和牛汉的相识完全是因为诗——编诗和写诗。他不喜欢也不读胡风那艰涩的理论，谈不上什么思想影响。然而我却从他的身上和他的诗里，看到了与胡风的主张相通的东西。当我提笔写这篇序文的时候，立即想到了胡风的话：“有志于做诗人者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。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，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‘诗’这一形容性的字。一个真正的诗人，绝不可能有‘轻佻地’走进诗的事情。”

雷雯正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诗人，无论是生活还是诗，他都没有轻佻地对待过。他的一生是不幸的，多难的，从爱情婚姻上所受的挫折，到政治上事业上受到的摧残，他都严肃地坚强地承受下来了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却又严守自己一向的做人准则。对此，我曾在《哭雷雯兼谈他的诗》（见本书 735 页）一文里，借用鲁迅评价柔石的话来说明——“无论从旧道德，从新道德，只要是损己利人的，他就挑选上，自己背起来。”

雷雯一生历尽坎坷，然而，诬陷残害也好，穷困艰辛也好，在他的心里激起的不是仇恨和报复，而是在对苦难的深刻体验中所产生的对生活、对人的更深沉的爱，一种真正的“无缘无故的爱”——无私的爱。他的全部诗文，特别是那些抒情短诗，就是这种爱的感情的自然流淌。

这种对人生、对大自然的爱，以及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，看来与印度诗人泰戈尔及中国新诗先驱者冰心有些关系。雷雯并不讳言这一点，他多次谈到他喜爱这两位诗人，接受了他们的影响。不过这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感情方面，而不是语言形式上的刻意模仿。有那样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有那样仁爱的胸怀，才会在人生和艺术的实践中抱着那样的感情态度，一往情深地关注大自然和人间世，才会

进入那种一草一木总关情的真正的审美境界。这在泰戈尔和冰心那里，一般都归之于“泛神论”。在雷雯这里却不同，而是另有所自——家学渊源，在家里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教育和影响。

雷雯的中小学阶段是在家乡——湖北黄冈度过的。他的家是一个旧式大家庭，与后来在台湾成为著名学者的殷海光家是四代世交，有通家之好，他父亲和殷海光的父亲既是忘年至交也是经常唱和的诗友。雷雯的父亲还请了一位通晓经史、精通诗律的前清秀才何佑铸老先生（张之洞派往日本的首批留学生之一）做家塾先生，教雷雯兄弟们诵读经史，做诗填词。所以，雷雯的旧学根底很扎实，旧体诗和词都写得好，是很自然的事。这里收有他的旧体诗和词一百余首，全都没有发表过，也全都是发自内心的“缘情”、“言志”之作。他接受五四新文学，是在少年时代，先是进家族中的长辈办的新式学校中读书，稍长，在殷海光的胞弟殷浩生的引领下，雷雯终于走进了新文学领地。殷浩生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，能诗善画还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在抗日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，雷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写新诗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雷雯的新诗逐渐成熟，开始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。殷浩生在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，“文革”中自杀，雷雯有诗悼念这位新诗的蒙师、长辈和挚友。

雷雯一生很少写散文，更少论文，但从他留下的这些仅存的文稿来看，真可谓有一篇是一篇，篇篇俱佳，特别是那几篇文艺短论。这其中也有两点很值得注意，一是他赞同李贽的“童心说”和公安三袁及随园老人的“性灵说”；联系他的全部诗文，可以看出，他对魏晋以来的“言志派”浪漫主义精神情有独钟。二是他特别钦佩嵇康的人格，赞美他那敢于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敢于“师心使气”以为文的气概。他赞美嵇康那种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勇气，并把这解释为可贵的、不损害别人的“自私”。——这不就是在肯定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吗？以上这两点：文学上的浪漫主义、思想上的个性解放，正是五四传统的核心所在。

外在的恶劣环境和内在的精神资源——古代和现代的文化传统，共同造就了雷雯其人其诗。其人其诗的最奇特之处，还在于他几十年来一贯的清醒和清白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，他没有一篇趋时跟风之作，不是没有留下，而是根本没有写过。“文革”中他宁可去炼铜厂从事极繁重又危害健康的体力劳动，也不愿留在学校宣扬那种红色的名教礼法，——雷雯的炼铜与嵇康的锻铁，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吗？还有，新时期文艺再度繁荣，他的工作和创作也取得了成就，然而，文坛也在急剧变化——从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刚刚下来就滑向了市场经济的名利场，但他淡泊自守，自觉边缘化，远离熙熙攘攘你争我夺的文坛中心，在东北那块黑土地上默默地耕耘。

——从不轻佻地对待人生和艺术，一贯地保持清醒和清白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雷雯。写下以上文字，是想让后人知道，在政治和经济也就是官场和市场如此热络的年代，还有这样一个从不“帮忙”也不“帮闲”，自处边缘而把一切献给诗的真正的诗人。

最后，还要说一下，这部诗文集是雷雯的七弟李文熹和弟媳文砚（电脑录入）二人勉力编成的。文熹也已年过花甲，两年多来奔波操劳，来往于大江南北，认真编排校勘，不肯有任何遗漏和错讹。这种精神这种感情颇有乃兄风范。为此，当他提出要我为文集写序时，我虽自度浅陋，也不忍拒绝，才写了以上文字，是为序。

二〇〇五年“七七事变”六十八周年纪念日于武昌东湖

## 目 次

序 ..... 姜 弘(1)

### 银河集

银河集(1 - 382) ..... (3)

### 牛 车

马头琴 ..... (71)

### 雁

#### 第一辑 大河风云

玉皇顶无字碑 ..... (77)

五大夫松 ..... (77)

南天门偶见 ..... (77)

路 ..... (77)

望人松(一) ..... (77)

望人松(二) ..... (78)